

# 波蘭工潮的經緯

畢英賢

今年七月一日，波蘭政府宣佈調整食肉價格，提高勞動定額，引發了工人抗議運動，至八月中旬達到高潮，舉世注目。波共政權起初尚硬軟兼施，企圖迫使工人讓步；但由於這次工人抗議運動有組織、有紀律，且獲國際輿論支援，結果波蘭政府史無前例地接受了自由工人組織的二十一點要求；波蘭黨政領袖也在這個運動的過程中，相繼更迭。

回顧波蘭歷史，這是一九五六年「麵包與公正」罷工，一九七〇年與一九七六年糧食加價暴動的延續；展望未來，這是波蘭社會變動新階段的開始。波蘭工潮暫告平息並不意味着引起此次工人運動的原因業已消失；恰恰相反，問題愈來愈複雜，波共新領袖能否勝過戈莫卡與吉瑞克，而不遭相同的命運，有待未來歷史的證明。本文僅擬就此次事件的前因後果及經過情形予以析述，並探討這次工運的影響。

## 吉瑞克掙扎圖存的十年

一九七〇年底，在波蘭北部瀕臨波羅的海的格但斯克（Gdansk，舊名但澤 Danzig）的列寧造船廠的工人首先舉行罷工，然後格但斯克工業大學的學生舉行示威遊行，抗議物價上漲，要求增加工資。不久，類似的示威運動蔓延到附近的主要大城市。事變之初，除波共採取斷然措施與武裝鎮壓外，蘇聯亦陳兵邊界，伺機而動。最後，波蘭政府不得不向人民低頭，向工人保證提高工資以對銷糧價上漲的影響。波共第一書記戈莫卡因病辭職，由吉瑞克接任。

吉瑞克上台後，波共上層領導的更迭自是意料中事，但是經濟政策改革更是刻不容緩。經過了十年的掙扎，實施了兩個五年計劃，結果波蘭的經濟情況未見改善，反而更加複雜，更加困難，終於導致了另一次大工潮。

在吉瑞克當政期間，前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比較有成就，後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七六至一九八〇年）則一年不如一年，至去年（一九七九年）已達於衰退的程度。

在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中，波蘭的主要經濟指標如下：國民所得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九點八，工業生產十點七，工業勞動生產力七點六，農業總生產三點六，投資率十三點六。在一九七六至一九八〇年五年計劃中，頭兩年的經濟發展尚可，至一九七八年已現疲象。這一年的國民所得祇增加百分之二點八，投資率成爲負零點二。到了去年，情況更糟，國民所得下降百分之二，農業下降一點四，投資率下降八點二；祇有工業總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二點八<sup>①</sup>。

今年，波蘭預定的經濟指標是，國民所得（與前一年比較）增加百分之一點四至一點八，工業總生產三點零至四點二，農業總生產九點四，投資下降八點一<sup>②</sup>。

七十年代前半期，波蘭經濟所以能够有較大的發展，除了蘇聯的援助與吉瑞克新經濟政策的激勵外，尚有幾個偶然因素。第一，吉瑞克當政之初，有三年的風調雨順，農產豐收；第二，一九七三年內東南歐的牛染病，使波蘭牛肉出口獲高利；第三，智利政變與大部分國家對羅得西亞的杯葛，使波蘭銅礦的出產得以高價外銷；第四，石油危機與反污染爲波蘭蘊藏頗豐的低硫煤打開了世界出路<sup>③</sup>。因此，吉瑞克掌權之初的經濟，雖然頗有成就但仍缺乏堅實的基礎，所以當一九七六至一九八〇年五年經濟計劃一開始就發生問題。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波蘭當局宣佈提高主要食品價格後，在距華沙六十哩的拉頓立刻發生流血騷動，波共政府在二十四小時內收回成命，事件未曾擴大。

在吉瑞克力圖改善波蘭經濟的十年中，至少存在着三個棘手的問題，那就是物價調整與日用品供應問題，外債與國際收支逆差問題，以及農業生產問題。這些問題有時彼此關連，互相影響，例如增加工資原是波蘭人民因欲改善生活而提出的基本要求，但是增加工資就提高了人民的購買力，導致日用品的供不應求；同時，工資的提高及基本食物價格的長期凍結，又引起通貨膨脹的壓力與對外貿易逆差的不斷上升。

一九七九年由於冬天寒冷、春天大水等不利農作物的天候，使農產品減產。能源缺乏、運輸困難，基本原料不足等因素，使工業發展受阻<sup>④</sup>。此外，一九七九年底，波蘭外債總額達一百九十四億美元，每年需要七十一億美元還本付息，其中五十二億四千萬美元還本，其餘付息<sup>⑤</sup>。這筆巨款恰好相當於波蘭每年國家收入主要經費來源的煤炭出口的全部價款。

波蘭於一九七〇年時，爲促使其工業快速發展而開始了一個龐大的投資計劃，以致陷入了目前的這種窘境。這種投資需要大

註① 根據波蘭政府公佈數字，引自小川和男「現行五年計劃不可能達成」，〔世界週報〕，一九八〇年六月三日，六三頁。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新聞週刊〕（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註④ 〔一九八〇年二月八日華沙英語廣播〕，載 *Daily Report, East Europe*, Feb. 11, 1980, G9-10.

註⑤ 〔紐約時報〕，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日。

量貸款；由於國際能源與原料價格上漲，使經濟靈活的西方國家大受打擊，波蘭自然更加狼狽，國際收支赤字大增；同時由於對農業的嚴重忽視，以致必須從西方進口糧食與飼料，這就進一步增加了外債。另一方面，波蘭外銷能力未獲重大改善，工業產品品質低劣，難與西方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一較長短。

在國內，由於工資體制不靈活，官僚主義嚴重，經濟指令式，中央集權等弊病，嚴重影響工人生產效率，致使商品供應不足，經濟發展不前，進而不能滿足波蘭人民的需求。

國內供應已經不足，外債又須償還，波蘭政府不得不謀求解決之道，方法之一就是調整食物價格，首先是肉價。過去十多年來，鑑於波蘭人民的抗拒波蘭食物價格幾乎未曾變動，而由波蘭政府提供津貼以彌補實際虧損，每年花費甚鉅<sup>⑥</sup>。今年七月一日政府宣佈新肉價，其目的在逐步廢除津貼辦法，並維持較適當與較正常的市場供應。在新的辦法下，大部分上好肉類從限價的國家商店轉入自由市場，以昂貴價格出售，祇有收入較豐者才買得起。

## 工人抗議再起與二十一項要求

肉價調整，工人立即反應是可以預期的。在波蘭政府宣佈撤銷為維持肉類低價而一直支付的補助的次日，華沙附近烏爾賽斯(Ursus)地方拖拉機工廠的工人首先罷工，以抗議肉價上漲，若干城市亦相繼發生罷工事件。七月十六日盧布林(Lublin)三千鐵路工人罷工，對波共政權構成較大的挑戰。他們要求獨立地提名「真正」的工人代表參加工會組織，並集體爭取增加工資。七月十九日兩者皆獲得初步成就，罷工結束。於是，各地的工人競相效尤。至八月十日前後，全波蘭已有一百五十多個工業與公共服務單位，從飛機工廠與紡織工廠到城市垃圾收集員與公車駕駛員，都加入了罷工行列<sup>⑦</sup>。這次罷工的特徵是非暴力的，而是以停工談判為其主要手段。

到八月十四日，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一萬六千名工人開始罷工，要求加薪，恢復被開除工人的工作，組織自由工會，大眾傳播登載其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七〇年這一城市的罷工會導致戈莫卡政權的垮臺與吉瑞克的上臺，因此罷工在此一城市的出現，成為波共政權最嚴重的挑戰。十八日，格但斯克二十一家工廠成立聯合罷工委員會，共同提出十六項要求：(一)開放格但斯克的電話與電報通信(罷工期間波共曾斷絕該市的通信)；(二)保證罷工權與罷工者的安全；(三)保證言論與出版自由，取銷新聞檢查；(四)釋放一切政治犯；(五)尊重國際勞工組織協定，其中包括建立自由工會的權利；(六)各宗教團體可利用大眾傳播工具；(七)取銷政府對工會生活的干涉；(八)採取現實措施使國家脫離現實危機；向大眾充份報導國內社會及經濟情況，使波蘭各階級與部門人士有

註⑥ 波蘭對各種食品的補助金一年達五十六億美元，其中二十五億用於食肉補助金，引自《世界週報》，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四十四頁。

註⑦ 鮑爾尼(Eric Bourne)，「波蘭成功的罷工燃起改革的希望」，《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三日。

機會討論改革方案；(四)取銷安全人員特權，各種補助津貼一律平等，取銷特種商店；(五)取銷商業價格（在此制度下，上肉僅在特別商店內高價出售）；(六)充份供應國內市場，剩餘商品才可外銷；(七)實行食肉配給以穩定市場；(八)每人增加工資二千波蘭幣（合六十六美元）以爲物價上漲的補償；(九)罷工者支領休假薪金；(十)保證隨物價上漲與貨幣貶值而自動加薪；(十一)無線電臺、電視臺及新聞紙發表關於罷工及罷工委員成立的消息<sup>⑩</sup>。

波蘭政府成立了調查委員會，由部長會議副主席畢卡（T. Pyka）領導，負責研究工人的要求。有人說，前列十六點要求是波蘭工人向波政府提出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的基本人權宣言」。波蘭部長會議主席巴匹赫（E. Babinch）在一項電視演說中表示，已確定的肉價不再更改，市場供應也不再增加，他並警告說，「人民的敵人」正利用波蘭不安情勢，提出一些違反人民利益的口號與要求<sup>⑪</sup>。後者顯然是指波蘭工人所提出的組織自由工會的要求而言。在共產國家內，罷工是不容許的，而格但斯克市的罷工不但打破了這一層束縛，而且公然要求成立不受共產政權管轄的工會，難怪使波共政權感到心驚，也體會到問題的嚴重性。波共政府所說的「人民的敵人」係指那些反體制分子的組織而言，其中以「社會自衛委員會」<sup>⑫</sup>尤爲積極，其主要分子曾一度被捕。

十九日波蘭第三海港都市什切青（Szczecin，舊名史特汀Stettin）開始出現罷工運動；稍早波蘭煤中心西利西亞（Silesia）地方首傳騷動。此時聯合罷工委員會自稱爲二百七十家罷工工廠與全波羅的海地區全體工人的代言人。起初，波共政府拒絕與該委員會直接商談，堅持個別商談，形成僵面，情勢益發嚴重。於是，波政府走馬換將，撤去畢卡的部長會議副主席與調委會主席職務，改派雅蓋爾斯基（M. Jagielski）予以接替。二十三日晚他與聯合委員會代表首次接觸，爭辯兩個半小時，未獲結果。聯合委員會提出二十一點要求。此刻，波政府尚堅持不接受「自由工會」的要求。

二十五日，波共爲應付工潮而改組了政府，平可夫斯基（Yu. Pankowski）升任部長會議主席。雙方恢復談判，波共立場顯然軟化，考慮接受自由工會要求。其時罷工人數已突破三十萬大關。罷工領袖們表示，罷工工人寧願放棄經濟要求，也不願在政治上要求上讓步。波共當局應允，工會自由選舉，罷工代表認爲不夠，堅持要求完全獨立的工會系統。二十七日波蘭電視播出波蘭天主教主教維辛斯基（Stefan Cardinal Wyszynski）前一日演說的錄影，呼籲儘快結束罷工。他強調，「即使你們提出最正當的要求，但是不工作就一無所有。」同時，電視評論員伍納（Wojna）表示擔心，如果危機不能解決，就有外來干預的惡果。

註⑩ [日本時報]，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九日。

註⑪ 華沙《美聯社》電，[英文中國日報]，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六日。

註⑫ 波蘭反體制組織多達五個以上，「社會自衛委員會」原名「保護工人委員會」，屬左翼組織，成立於一九七六年九月，由十數名知識分子組成，其宗旨在給予被捕工人及其家庭以法律與金錢援助，並爲其釋放而努力。領袖名叫克隆（Jacek Kuron）。

⑩。 八月三十日，波政府終於接受罷工者的要求，簽訂了協議，答應了二十一項要求。協議的要點如下：(一)將修改憲法，准許在社會主義綱領的基礎上建立新的自治勞工組織，不受黨與政府的控制，其任務是「維護波蘭工人的權利」；(二)新工會不得施行政黨功能，也不得對波蘭社會主義基礎有疑義；(三)政府尊重新工會的結構與功能，在新舊工會間將不作任何歧視；(四)應允增加工資，嚴格管制物價，改善分配機構，確保物品供應<sup>⑪</sup>。此外，新工會可擁有自己的獨立的機關報，並可組織統一罷工委員會。

除了應允組織獨立工會與承認罷工權外，協定向包括十九點有關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要求：(一)言論出版自由，除內容有關國家、經濟與社會安全外，一切出版品免受檢查；(二)一九七〇與一九七六年因罷工被解僱者，恢復原職；因政治原因被開除之大學生准予復學；(三)官方傳播媒介轉載罷工委員會之要求與建議；(四)公開討論國家改革計劃，充分報導經濟，社會實況；(五)支付罷工期間的工資；(六)工人加薪；(七)隨通貨膨脹自動調整工資，(八)確保食品供應；(九)廢止優待黨員措施；(十)市場情勢改善前，實施肉類配給制；(十一)退休年齡提前；(十二)改善退休金制度；(十三)改善健康服務；(十四)增設托兒所與保育園；(十五)有新產假延長；(十六)縮短房屋配給時間；(十七)增加出差費；(十八)週六全日不上班；(十九)管制肉價<sup>⑫</sup>。格但斯克與什切青兩個地方所達成的協定內容大致相同。九月一日，這兩個地區的工人恢復上班；同時，伏拉茲拉夫(Wrocław)、艾爾布拉格(Elblag)、羅茲(Lodz)、波茲南(Poznan)及克拉考夫(Krakow)等地的工潮也告一段落；祇有西利西亞地區的罷工有待解決，至九月六日方達成協定，除了包括格但斯克協定的一般內容外，尚有一些特殊要求，如增加遇難家屬的津貼，強化礦內安全規定等。

至此，肉價上漲所引起的燎原罷工運動大致平息，而波蘭政府所作的讓步，對一個共產政權而言，却是空前的，其影響更是深遠的。

## 波蘭黨政改組與未來方針

在這次動人心魄的罷工運動中，波蘭政府與波共中央領導先後改組。十年前，因罷工上臺的吉瑞克也因此失去了第一書記的寶座。八月二十四日當工人抗議運動達到高峯之時，波蘭統一工人黨(即共產黨)召開中央全會，由政治局委兼書記卡尼亞(S. Kania)報告波蘭當前的社會、政治情況，第一書記吉瑞克分析主要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問題，並確立定波共在這些方面的主要任務。

註⑪ [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七頁。

註⑫ [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八〇年九月二日，一、十三頁。

註⑬ ▲路透社▽格但斯克電訊，[中國時報]，一九八〇年九月二日；原始二十一項要求可參見：[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全會對黨政人事作了調整，解除巴匹赫、路卡謝維契（E. Lukaszewicz）、希德拉克（J. Szydlak）、弗查希克（T. Wzassczik）四人的政治局委員職務，畢卡、任達羅夫斯基（Z. Zandarowski）二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選舉奧爾謝夫斯基（S. Olszowski）及平可夫斯基（原任候補委員）為政治局委員，瓦希克（E. Waszczik）及沙平斯克（A. Zabinski）為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亦隨之更動。同時，波蘭國會決定，更換部長會議主席、副主席、外交部長等。新任部長會議主席是平可夫斯基、副主席是格拉布斯基（T. Grabski）、基塞爾（G. Kisel）及科匹契（A. Kopicz）、新任外交部長是契瑞克（yu. Czirak）<sup>②</sup>。

吉瑞克解釋這次人事更動時說，黨領導的變更是爲了國家經濟，也爲了黨政方面的其他重要工作。他特別指出，新獲任命同志皆能及時發現困難，並竭力予以克服<sup>③</sup>。事實上，黨政高層人員的撤換一方面要被撤職的人員對當前重大困難與罷工危機負責，一方面另派新人表示波共政府對罷工工人立場的轉變。果然，這批新人士上臺不到一週，政府與工人間就獲得協議。

但是，領導階層人事的更動與抗議運動的緩和，未能保住瑞吉克第一書記的權柄，也未必能根本解決波蘭問題。九月六日，波共六中全會一致推選卡尼亞爲第一書記，取代吉瑞克。此一決定出乎一般預料。在吉瑞克搖搖欲墜之時，一般看好奧爾謝夫斯基。奧氏曾任外交部長，今年二月波共代表大會時被削去政治局委員職位，八月底恢復。卡尼亞是一個比較沒沒無聞的人，他在八月底波共五中全會上提出報告，始受人注目。在接任新職務前，卡尼亞是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黨中央書記。

卡尼亞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生於波蘭克羅斯諾省（Krosno）伏羅參克（Wrocank）的一個貧農家庭，當過鐵匠的學徒，畢業於波共中央社會學高等學校經濟系。一九四二年起，當工廠工人，一九四四年加入農民抗敵組織，波蘭解放後參加波蘭青年運動組織；一九四五年四月加入波蘭工人黨，在熱舒夫省積極參加黨及青年組織活動。一九四八年工人黨和社會黨合併爲統一工人黨（即波共）後，任熱舒夫省委常務委員。一九五二年任波蘭青年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與農村青年部部長，一九五八年調任波共華沙省委農業部部長，後任省委書記處書記。一九六四年波共「四大」時被選爲中央候補委員；一九六八年「五大」時被選爲中央委員，同時調至波共中央任行政部部長。一九七一年四月以來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同年十二月被選爲政治局候補委員；從一九七二年起一直擔任波蘭國會議員。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七大」及一九八〇年二月「八大」，皆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sup>④</sup>。

卡尼亞上臺後，西方人士的最初反應是：他對吉瑞克對工人所作的承諾是否遵照履行、是否像吉瑞克一樣與西方保持較親密關係，表示懷疑。事實上，卡尼亞的作風與波蘭的前途，在波蘭局勢尚未完全穩定前，同樣令人難以預測。不過，從卡尼亞在波共六中全會所作的報告<sup>⑤</sup>，可以窺見其一般取向。

註④

註⑤

註⑥

註⑦

〔消息報〕，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四頁。  
〔真理報〕，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四頁。  
〔真理報〕，一九八〇年九月七日，一頁。  
〔卡尼亞在波蘭工人統一黨中央委員會上的講詞〕，〔真理報〕，一九八〇年九月八日，四頁。

卡尼亞當選波共第一書記後立刻表示，他從未想到擔當此一重大責任，尤其在頗不尋常的情況下。他聲言，他將利用全黨、全體中央委員會及全國人民的集體智慧來解決問題。他認為波蘭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恢復社會大眾對人民政權的信心，工人階級及一切勞動者對黨的信心」，使政府機關與人民間有密切的聯繫。從這一點看，卡尼亞在短期內不會背棄吉瑞克所許下的承諾。所以他進一步說，實現與各工人團體所簽訂的一切協議將是波共關切的重點。同時，波共將查明緊張的根源予以撲滅，不讓類似的情況再發生。

卡尼亞分析說，經濟政策與社會生活中的嚴重錯誤是這「大罷工浪潮的基本原因」，並認為「這些罷工是工人不滿的表現」，「不是抗議社會主義原則，也不是抗議我們的聯盟關係」，更「不是反對黨的領導地位」，而是反對「我們在政策中的曲解與錯誤」，因此解決這種社會衝突應以對話與談判為主。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波共新領導把工潮過失完全諉罪於已下臺的領袖們。

波共新第一書記，雖然認定此次罷工潮不含有「反社會主義性質」，不過他指責那些「反社會主義」分子為自己的目的利用這些衝突的現象。波共將堅決反對這種圖謀，堅決「保衛社會主義事業」。這一聲明，使波共在往後對那些不滿分子與要求過份的工人們保有處分的藉口與自由。

在經濟方面，卡尼亞承諾，將盡最大努力以改善國內市場的供應；加強對農業的關心以提高農業生產的獲利率，並保證農業土地的為農民所有，不過仍將實行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儘快解決住宅問題。

在政治方面，今後一切政策的實施將依照憲法的規定透過代表機關推行。波共特別指出，「民主不是政權當局對社會所作的姿態，而是社會主義日益重大的必備條件」，因此波共誓言將尊重憲法所賦予人民的一切權利。

在對外關係上，卡尼亞說，與蘇聯的結盟在過去、在未來都佔極重要的地位，同時也高度評價波蘭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與合作關係；今後將強化波蘭在華沙公約組織與「經濟互助委員會」中的地位；加強與不同社會體系國家間的關係，為世界和平與緩和政策及國際合作作出自己的貢獻。

波共中央全會表示，將考慮召開一次黨的非非常代表大會，為波共未來的政策，策劃新的基礎。

## 蘇聯對波蘭工潮的反應

七月一日波蘭工潮開始後，蘇聯官方報刊未作任何報導與評論。相反的，八月八日「消息報」報導，波蘭上半年計劃任務完成，波蘭人民的物質福祉進一步提高。可以假定，起初蘇共與波共雙方並未感到這次罷工的嚴重性。七月底，波共第一書記赴蘇

聯克里米亞渡假並與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晤談。在會談中，雙方相互報告國內情況，但並未對波蘭不穩局勢有任何暗示。吉瑞克本人在蘇聯「渡假」整整兩週才返回波蘭，這足以說明他自己也無警覺。他返國的前一天，波蘭敏感地區格但斯克發生罷工，事態方顯得嚴重，但蘇聯依然未作報導。八月二十日開始以強烈電波干擾「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及西德「德意志電波」的俄語廣播，不使蘇聯公民知道波蘭正在發生的罷工事件。蘇聯七年前停止了這種干擾，這是七年來的首次。

八月二十四日，蘇聯報紙才摘載波蘭「人民論壇報」的文章說，波共正設法解脫「不輕鬆的經濟情況」，由於「停工」，這一情況更加複雜化了。蘇聯起初避免使用「罷工」一詞<sup>⑮</sup>。此後，在蘇聯兩大報上，經常出現有關波蘭「情況」或「事件」的報導，大部引述波共機關報的文章。在文章內少不了類似這樣的語句「反社會主義分子加強破壞活動」，但未作任何評論。

八月三十一日，蘇共「真理報」摘載美國共黨總書記赫爾(Gus Hall)發表於「每日世界」雜誌上的論文。赫爾說，波蘭罷工的發生，不是由於社會主義體系有了根本上的毛病，而是由於波蘭「領導的軟弱及社會主義辦法與方法的曲解」<sup>⑯</sup>。顯然，這正是蘇共對波蘭事件所作的間接批評。

波蘭政府與格但斯克及什切青等地方工人達成協議的次日，蘇共「真理報」發表一篇題為「社會主義波蘭的敵人的陰謀」的文章，作者署名彼得諾夫(A. Petrov)，這個筆名代表蘇共中央政治局。文章說，「反社會主義分子滲進了波蘭海岸地區的企業內，特別是格但斯克，爲了自己的反革命目的，濫用工人階級對他們的信任，利用國家的經濟困境」；他們所提出的「政治要求」與工人的經濟與社會利益沒有多大關係，他們的策略是使「停工」繼續，使國家生活解體。這些「反社會主義分子」得到波蘭以外的支援<sup>⑰</sup>。這篇論文表明，蘇共對波共與工人達成的協議不十分贊同。九月一日的莫斯科電視廣播亦曾全文播讀這篇文章。關於波蘭事件，蘇共以彼得諾夫署名於九月六日發表了第二篇文章，題目是：「如果這不是干預，是什麼……」。這篇文章攻擊美國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其他一些國家干涉波蘭的內政。文章指出，八月底美國總統和勞工部長在與美國勞工總會工業同業會議主席及汽車工業工會主席晤談時，主張「與波蘭那些反社會主義集團建立聯繫並給予緊急的金錢及其他支持……」<sup>⑱</sup>。

九月六日夜，波共中央全會經過十六小時爭議之後，宣布卡尼亞爲波共新領袖。蘇共對此表示滿意，布里茲涅夫立即電賀卡尼亞說：「蘇聯共產黨人及勞動人民知道你是人民真正利益、福祉及共產主義理想的堅強的維護者」。至今，尚無證據說明吉瑞克的下臺是出自蘇共的旨意，但他的下臺至少令蘇共領導欣慰。蘇聯已間接表示過對吉瑞克的軟弱及執行經濟政策方法表示不滿

註⑮ (消息報)，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註⑯ (真理報)，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五頁。

註⑰ 彼得諾夫，「社會主義波蘭的敵人的陰謀」，(真理報)，一九八〇年九月一日，五頁。

註⑱ 彼得諾夫，「這不是干預，是什麼……」，(真理報)，一九八〇年九月六日，五頁。



，而且吉瑞克也未能與蘇共經常保持諮商，把國內困難情形向蘇共全盤報告。尤其令蘇聯不滿的是，吉瑞克與工人所達成的妥協性協議，其中包括給予工人罷工與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這一妥協爲共產集團帶來極大的困擾。

在波蘭事件發展到相當嚴重的階段時，西方國家、波共政府以及波蘭人民、包括罷工工人，皆擔心一九六八年捷克事件的重演。即使在協議達成，波共領袖換人之後，這種擔憂仍然存在。九月中旬，美國已偵測到蘇聯在波蘭東面和西面邊界處增加軍事活動。同時，「真理報」又刊出彼得諾夫的文章，向西方提出警告，不容許西方干涉波蘭內部事務，不容許西方支助波蘭獨立勞動運動誘使波蘭脫離共產集團<sup>②</sup>。

雖然如此，蘇聯一時尚不致動武。蘇聯在處理東歐問題上向來慎重，一九五六年波蘭的情況比這次工潮更糟，蘇共也曾向波蘭邊界進軍，但終於隱忍未發。至於蘇聯一九五六年進兵匈牙利與一九六八年軍事干涉捷克，皆在其他努力失敗之後始不得已而行之。事實上，波蘭事件到目前爲止與匈牙利及捷克事件，在本質上有所不同；後者尤其捷克係由政府帶頭實現自由化運動，而在波蘭至今祇有工人提出要求而已。在民族性上，波蘭與捷克亦大不相同，捷克人可屈服蘇聯武力之下，在波蘭則可能引起長期流血反抗。

此外，目前蘇聯所處的國際環境也不同於一九六八年，例如：(一)蘇聯與中共的分歧尚未了結，在中蘇邊界上駐紮將近三分之一的蘇聯軍事力量；(二)阿富汗事件引起國際抗議，至今未了，蘇聯大軍深陷阿境，一時難以解決；(三)蘇聯在古巴與越南身上所費甚鉅，經濟包袱頗重，獲利不多；(四)蘇聯近年來國內經濟成長緩慢。

話說回來，目前蘇聯軍事干預波蘭的限制雖多，但誰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如果波共一旦失去控制，蘇聯將會毅然出兵，因爲：(一)「布里茲涅夫主義」並未失效，蘇共負有「國際主義」義務；(二)波蘭戰略地位重要，爲華沙公約組織的心臟地帶；(三)波蘭共黨政權的崩潰將引起東歐的政治擴散。

## 結 論

波蘭工潮雖然暫告結束，但問題並未解決。

對波蘭當局而言，引起全國性罷工的基本根源尚未消除。相反的，這次大罷工使得原來業已陷入重重困境的經濟問題更加複雜。即使蘇聯、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給予經濟援助，能否解決問題，令人懷疑。如今，工人又有了罷工權與自由工會組織，對一個西方式的民主社會而言，這並無大礙，但對蘇式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則是執行經濟計劃的一個致命限制。因此，在罷工權利與自由工會這兩個問題上，波共政府與波蘭工人將有一番鬭爭。

註② 彼得諾夫，「不容干涉內政」，「真理報」，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日，五頁。

其次，波共如何恢復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是另一個困難問題。如果波共政府按照與罷工工人所訂協議一一實行，以建立人民對黨政領導的信心，則人民自由權利勢將大增，進而動搖共黨專政統治的基礎。不過，按照過去共黨的政治行爲看，共黨寧可失信於民，而不願動搖統治基礎。依此看來，波蘭自由工會的前途並不十分樂觀，更難取代政府控制的官方工會。

波蘭事件能否在東歐引起連鎖反應？一般說來，將會發生影響，但不易引起連鎖反應。在東歐集團內，羅馬尼亞與捷克控制較嚴，任何抗議將遭撲滅。匈牙利從一九六八年起，已略略放鬆控制、改革經濟，罷工原因不多。東德駐有蘇聯重兵，難容類似事件發生。最重要與最大不同的是，其他東歐國家沒有像波蘭這麼嚴重的經濟問題，也沒有像波蘭這麼頻繁的罷工歷史。

## 新書預告：

# 「中共違反人權實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為全面性分析中共政權迫害大陸同胞的暴政，特編纂「中共違反人權實錄」一書，內容包括中共對知識份子、宗教人士、少數民族、政治上的異己份子等迫害情形，以及近年來中國大陸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運動資料，撰述甚詳，全書連同圖片約三十萬言，預期本（六九）年下半年出書，特此預告。